



虽是隆冬季节，数九寒天，灯火辉煌的浙江体育馆里却是春意盎然，一片欢腾。近万名观众合着一个小演员《熊咪咪》《酒干倘卖无》的扣人心弦的歌声，在有节奏的拍打着……突然，歌声嘎然而止，随之是一阵迸发出来的热烈掌声。

她，就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程琳。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小姑娘的歌声为什么能这样紧紧地扣住观众的心弦，引起千万个青年强烈的共鸣？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访问了她。一天下午，在西子湖畔的望湖宾馆，我和几位兄弟报刊

西子湖畔访程琳

本报记者 石文彬

的记者来到了程琳的房间。正好，小程的爸爸、妈妈、弟弟也在那里。她长得有些瘦小，说不上很漂亮；但说起话来利索铿锵，似乎和她的年龄不大相称。

一见面，她就爽朗地说：过去，我有点怕记者，现在见的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三次去香港演出，每次都有许多记者找我谈话。有的记者就说：一个十三岁

的歌星在大陆受到迫害，闭上了嘴巴。我说：我现在不是在这里唱歌吗？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新的事情，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接受得快，有的人接受得慢。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当然，对有些同志的说法，我是有些意见的。“那么就这段往事谈起来吧！”于是，程琳向我们介绍了她的身世和走上音乐舞台的历程。

小程是河南洛阳人，出身于一个戏剧世家，爸爸妈妈是洛阳豫剧团的导演和演员，弟弟也是歌唱演员。七岁时，她就跟上爸爸学拉二胡，八岁时登台演出，初露锋芒。十一岁时，考进了海政文工

会，有花灯、工艺灯、书画壁灯、大型机动彩灯。这些灯具，都有“形、声、色、光、动”几个特点。灯的制作，大多采用传统的纸扎、挤粉、溜金、刻纸等手法，塑造出各种历史人物、珍禽异兽，制造出别具一格的外景，和花样繁多的灯座，再加上电器化的传动装置，使每座灯都栩栩如生，流光溢彩，闪烁着浓郁的民族色彩，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听着老罗的介绍，我不由得对那些火树银花的设计者，那巧夺天工的制作人，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

夜深了，我们还在人海中穿行，还在灯海中徜徉。我看到，彩灯在人们心头闪烁，喜色在人们眉梢凝聚。这异彩纷呈、喜气洋洋的灯会，不正激励我们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劳作，而攀登吗？

团，正式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当时，文艺界已开始解冻，小程琳很喜欢流行歌曲，也觉得还有这方面的天分，就入迷地学唱了起来。在文工团领导的支持下，十三岁那年，她在首都举行了独唱音乐会，一下子引起了轰动。有的人拿着当时正热门的五张《大蓬车》电影票换一张音乐会票。没料想这下倒惹下了麻烦。有的同志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她的演出是摹仿×××，有“挑逗性”、“油腔滑调”等等。说到这里，程琳的妈妈插话说：孩子还小，那里有毛病给指出来是对的，但一下子加上这么多的罪名可就受不了！十三岁的孩子唱歌怎么能摹仿，当时程琳还拿上那张报纸问我：“妈妈，什么是挑逗性？”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无言相对。从此，团里就决定程琳不再上台演唱，连探亲回家也约法三章：不准登台唱歌，不准录音，不准见报。

此时，程琳显得有些激动，低沉了声音说：那时，我的确忍不通，虽然有些道理我也不大懂，但我想，我这样一个小孩子初登台为什么能引起观众的赞誉，群众既然喜欢这些歌曲，为什么又不准我唱……！多亏了党的文艺政策的春风和王昆、侯德健、刘秉义等老师的帮助才使我重新登上了舞台。特别是王昆老师，当我还蒙受压力的

时候，是她挺身而出，把我借调到东方歌舞剧团，亲自给我上课，亲自安排我演出，几乎每一场她都跟上指点。可以说，没有王昆老师的扶持，我这个幼苗是很难破土而出的。可当时她也是担着风险的啊！

在谈到她的想法和今后打算时，程琳颇有感触地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把西方音乐当成正统，而把一些源于我国民间音乐的流行歌曲看成歪门邪道。我们应立足于民族音乐，吸收各方面的精华，走出自己的路。音乐是和人民的心灵息息相通的，一定要跟上时代潮流，这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也无法阻挡的。最近侯德健先生的唱片专辑在东南亚广为流行，有两张还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荣誉称号；其中有我唱的五首歌曲，我也跟上了有点名气，说中国大陆出了个小歌星。我想这也是我们祖国的荣耀啊！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基础很差，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接着，她深情地说：现在，我倒觉得自己应该停一停了。我需要时间，需要学习。我在正规学校里只读了五年书，现在每天都要用比较多的时间学习语文，学习外语，打好基础，准备到国外去留学。可能再过些时候，我暂时不能为大家歌唱了。但是我的歌总是要为观众服务的，经过一段长时间学习、提高以后，我将到农村，到工厂，到各个角落，把更美更好的歌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杨晓兵摄影)



新年伊始，春节将至，我又想起了蓉城的灯。

前些年，每每从荧屏上看到成都灯会时，心里不禁痒痒，总想亲眼看看，以饱眼福，才觉快哉。去年春节，有幸回川省亲，才终于如愿以偿。

在去青羊宫灯会的途中，“老成都”、大学同窗老罗，如数家珍地给我讲了灯会的始末。蓉城灯会，起于唐代。那时，青羊宫的道灯、大佛寺的水灯，还有那街头巷尾的龙灯、狮灯、车灯，真个是灯火辉煌。明、清以后，才在此形成全市性的灯会。二十二年前，市政府举办了首届灯会。到而今，已是十五届了。

说话间，我们已来到青羊宫，只见十多米宽、四米高的“成都灯会”四个大字，金光闪烁，璀璨夺目。大门前，人声鼎沸，人流如潮。第二天我才知道，这天晚上看灯的，居然有十二万八千人，真可谓灯会史之最。

我们好不容易挤进公园。放眼望去，五光十色，争奇斗艳。那挂在亭台楼角、古树枝头的千百盏彩灯，好比天上的银河，星汉灿烂；又好比一颗

颗夜明珠，光彩照人。说实在的，我平生哪见过这许多灯，今晚上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叫人目眩神移，大开眼界。“灯如火树披银花，星群灿烂到仙家”。古代诗人的咏灯佳句，情不自禁地溜到了唇边。

“快看，八戒闹新年”。小女儿高兴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角。顺着她指的方向，我看到一只两米高的大“猪”，站在一个三层结构的灯组上端，手握指挥棒，神气活现地在打拍子，煞是滑稽。再看中间，六只小“猪”组成的乐队，吹的吹、拉的拉、弹的弹。下面呢，还有十只小“猪”，在灯的转动中表演着精彩的节目。

“你听，他们还在唱哩！”小女儿提醒我。可不是么，合着节拍，播音器里传来了风趣的歌谣：“我们都是大肥猪，尾巴都有茶碗粗，不信请你仔细看，耳朵象把大蒲扇……”

转过身来，矗立在面前的是一座灯塔。这灯塔由八米高、七米宽的三层灯组构成。灯的底层有四个“城门”。四十多辆“汽车”，满载“蔬菜瓜果”，源源送到“城”里。

灯塔的中部，是一颗硕大的白菜造型，在音乐声中，六张叶片可以自开自合。灯塔的上面，是一组牧童戏金牛的造型。一个牧童悠闲自得地骑着金牛，另一个牧童手拿绣球，无比天真地在玩着牛灯。牧童和金牛的二十来个动作，连续而不机械，诙谐而不庸俗。生动地再现了新农村的新面貌。

更令人叫绝的，是二仙庵门前的那组彩灯——“骏马奔驰”。它有四层楼高，通体发亮，格外雄伟。灯座由十二幅工农农业新貌的彩色照片组成，中间是六米高的走马灯，绘的是几幅欣欣向荣的巴山蜀水图。其顶端，有三匹昂首奔腾的骏马。看着这雄伟的画面，非凡的气势，怎不觉得巴蜀在飞奔，神州在飞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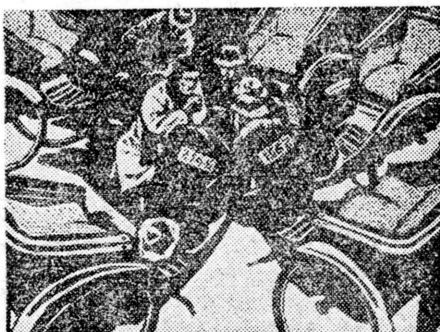
我们在公园里流连忘返。彩灯万盏，目不暇给，那“熊猫观灯”、“鲤鱼跳龙门”、“李冰骑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陈奂生赶场”，以及“海底探宝”、“飞向太空”、“胜似春光”等机动彩灯，无不造型别致，色彩鲜艳，寓教于乐。这些彩灯，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古朴高雅，有的秀丽玲珑，有的庄重大方，给人以节日的欢乐和艺术的享受。

老罗告诉我，成都的灯

劳工律师施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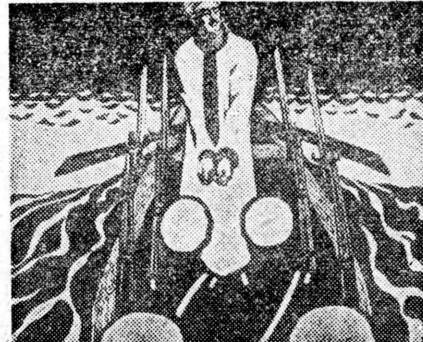
(组画)

余右凡



一启蒙

三疾呼



二谈判

四献身



春节电视有九台文艺晚会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准备了九台文艺

晚会。九台节目，各有新意，相互竞争。除夕晚会决定由马季、姜昆、王景愚和一名香港电视节目主持人、一名台湾歌星共同主持。

阿原筹拍《炎黄子孙》
阿原将执导《炎黄

三岁小孩重百斤

湖南省新近发现一名奇胖男孩。他叫吴保金，苗族。

这个小孩生下来时和普通新生儿差不多，只七斤多重，两个月后开始猛长。到三岁零三个月时，体重已达96市斤。身高1.1米，穿21公分的鞋。李光中

子孙》。这部电视连续剧，反映了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渡海东涉的历史。

真由美想来中国拍片

《追捕》中的真由美扮演者中野良子说：“我一直就想跟中国合作拍片。我设想影片的题材可以是中国的，男主角也可以由中国演员来扮演。”

应当重新评价张恨水

张友鸾撰文说，应当重新评价张恨水。对于这位章回小说大师的作品，历来有些不公平的评价。一曰黄色小说，二曰鸳鸯蝴蝶派，三曰礼拜六派。